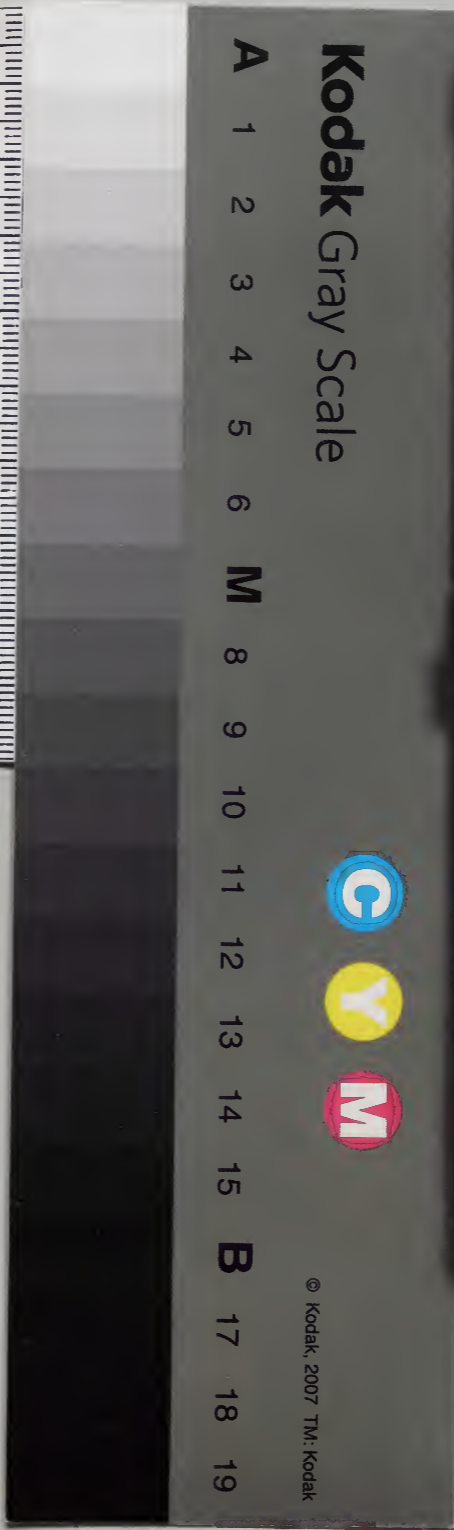


周易本義私考 卷二

内閣文庫			
架	冊	號	類
一	九	一	和書
一	函	一	
三	一	一	

(三才)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391
冊數	11	(2)
函號	191	19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周易本義私考二

向陽林子撰

䷄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

孔疏文

今按彖傳需須也說文需

須也遇雨不進止須也徐曰需遲疑須待也禮

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方氏曰斯者辨於此須

者待於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

須也

欲速

論語子路篇無欲速

蒙卦曰孚信之在中者也信以循物无違而

言是涉於事者，孚則是心之誠然也，即忠也。忠信二字，亦相離不得，需而有孚，如何？蓋凡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寔然者，故貴有孚，克亨，光明而亨通也。居尊位，顯出貞字，意若彖傳正中二字，又諛中寔意，涉川尤貴於能待，能字不可輕看，若非有孚而得正，未為能待也。有孚，克亨，貞吉，所諛者廣，利涉大川，獨舉其最大者言。

演義曰：心實能需而不願乎外，則中有所主，而克明通達矣。故克亨。易通曰：卦辭言利。

涉大川者，七需首言之，蓋涉川不待而爭先，及致滯滯甚者，覆溺亦多矣。此本義，所以曰涉川尤貴於能待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

演義曰：上卦為前，陷猶冒也。

需有孚，克亨，貞吉。

利涉大川。

蒙引曰：以卦體言之，此卦九五一陽在上，體之中是居乎天位之尊正，而且中者也。正而且中，是為有孚得正之義矣。又曰：需而有孚，且貞者，亦有賴於勢位，如唐憲宗之討淮。

今按註曰
利涉為乾大
川為坎是
兩象也蒙
引詳辨之

蔡所謂凡此蔡功唯斷乃成倘非其執尊位
主張得定鮮不搖於紛之議而與以濟中
與之業矣 又曰往有功拯本義取兩象說
然亦須帶中正意來云以卦艮及兩象艮卦
辭味一及字可見此處^若無一及字便成卦艮
之兩象矣如山上有險明是兩象也而不曰
兩象如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明是兩艮也
布石曰兩艮得此曰兩象者正以其兩象不
分明故特言之不然布或只認作坎為大川
之一象矣不知所重更在乾之祗待上是以

知朱子用意之密 又曰或謂利涉大川直
以為涉川一事而不以為濟難之義似乎太
拘而无味予謂如此則不遇難者得此占為
无所用矣且人之涉川豈徒涉而已哉必有
事也大而朝覲仕進少而行役佃漁之類地
陸行不通者皆當出此如其利也則事已濟
志已行矣又何患其大拘更以訟之不和涉
大川入於淵也味之益見軌行乘木等取象
為石泛中間惟謙初六用涉大川吉為獨取
濟難之義 又曰本義曰若只云卦象則或

重在大川今日雨象則重在乾矣蒙山下有
險亦雨象也彼不言雨而獨於此言雨者以
本文不甚明白恐人不知其有雨象在也故
獨詳之

象曰雲上於天帝

蒙引曰本義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其字何
所指耶蓋雲便是陰陽之氣若无陰陽則无
雲今雲之起无復用心也只聽其氣之和
而自雨耳或問雲之起只是陰氣上騰安得
兼有陽曰陰氣无陽則不能自騰矣故天將

降時雨然後山川出雲此理宜細推

約言曰飲食只為日用飲食以見其如常耳
宴樂即其飲食如夢處見宴困安示也

演義曰古之賢王深明此道故惟脩其政事
而聽其效於三年必世之外是以大治後世
不知有此故朝祭政而夕望治效未得而妄
有為又惡是與語需之道哉

初九需于郊

蒙引曰需于郊在人事只是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邦无道危行言遜之類是也

演義曰是猶朝廷有難而吾在草莽之中有
需于郊之象矣。正傳曰此文如伯夷居東
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者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彖引曰謂不失其所需之常也。一說不改其
常也。

九二需于沙

蒙引曰沙水涯之物故為近險之象。小有言
他人言語傷於我也。在人事則如與不善人
為隣與不善人同僚之類。故少有言此猶特

以地言事亦有然者。時亦有然者。

演義曰剛有沈毅之操。中有善處之術。故終
可以出險而得志也。

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

正傳曰此節重衍在中一句。衍在中即本義。
剛中二字。大凡剛則能需而不進。故以剛為
寬。

九三需于泥

蒙引曰九三去險愈近。以地言過剛不中。以
行言所處之地已瀕于險。而又以過剛不中。

趣之其能免于害乎

演義曰泥土之近水者

初言曰陳實當漢末宦官弄權欲去王甫曹
節幾事不密卒為所傷是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

蒙引曰過剛不中便是不敬慎故小象云敬
慎不敗也言災只在面前不是說在外卦所
以着箇謂字見得是指外卦也災在外即險
在前也 演義曰寇害之來實其自取若能
慎而改之則不躁動以取敗矣蓋寇自我致

亦自我弭豈可謂險既近而遂諉於不可為
哉

六四需于血

易通曰血坎水象穴坎險象血者陰之傷穴
者陰之陷凹入坎險有傷故而需于血之象
蒙引曰穴即血之地以其已入於險則曰血
以其自險而出則曰穴其實非有二也

又曰剛有善惡柔亦有善惡如卦之乾剛初
之陽剛二之剛中皆剛之善者也故能需若
三之剛而不中剛之不善者也故不能需而

致辱至如六四柔而得正又柔之善者也故
能需而出自穴若上六以柔居險極無復有
需矣此一義於易中斷闕至大學者不可不
知 正達曰六四入險處殺傷之地則身處國
家之亂而干戈之禍不得避之有需于血之
象然柔得其正靜守慎密審勢圖全故終
出險為夷撥亂反正有出自穴之象如審武
子當天道之朝竭力保身以濟其君狄仁傑
當北魏之鳴率友周為唐是已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彖引曰順以聽直為出自穴一句設本義柔
而得正順也需而不進是聽時也非順不能
聽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蒙引曰非陽剛中正居於尊位則不得安以
待之彖傳位乎天位以正中也看來即是
九五之需於酒食而安待之也

約言曰需于酒食非娛樂之謂乃從容不擾
之謂也即是貞能貞則吉如漢文主拱守
成宋仁宗恭默待化此文似之

正達曰治定功成方國來王如彙无為舞于羽
而有苗自格是也

演義曰九五居尊而禮樂刑政罔不畢舉而
凡事之當需者不復更有所為矣是惟優
游宴樂以聽其治效之自至耳故有需于酒
食之象貞之道也

象曰酒食貞吉——

蒙引曰本義曰陽剛中正需于酒位而象傳只
曰中正者蓋中字含得尊位意正字含得
陽剛意了聖人筆下自不苟

演義曰中則不偏无計利正則不邪无喜功
需于酒食以此漢武東征西伐皆由多慾致
然則需与否可謂无其故矣

通曰或曰下三陽待五而進九五需于酒食將
以待之也今按此說因下文三陽進而言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

通曰入于穴陰極而陷之象速者主召客之
辭三人乾三陽之象下三陽非皆與上應也
有不速之象上柔順有敬之之象上獨不言
需險之極无復有需也云云乾居西北故乾

為客乾內卦也自^內而之外為客坎為盜坎外卦也自外而侵內為寇

蒙引曰九三是吾正應也初二是吾正應之同類也既方吾正應為同類則亦必於吾有利而无害矣御之何為其理必能敬之也終吉者藉三陽之力以出險也非敬之不可得故曰敬之終吉非恐其欲禦而戒以敬之也本義蓋亦用此意又曰此文如漢高帝因項伯之力免鴻門之厄也正達曰知老武艱難之時鄧禹仗策相隨平禍亂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

蒙引曰雖不當位謂其以陰居上正是陰居險極固為入穴矣終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而得終吉則亦未大失也

約言曰此文因人資已而轉禍為福全在下應九三上來重敬之二字速召致也猶云客不召而自来也

正達曰初用恒而无咎二剛中而終吉三過剛致履至四柔順得正成出穴之功五以需而吉上六以有助而終吉君子處險之道察可見矣然需之時可加孚貞之義

☰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 蒙引曰下必

有所不堪上又為其所脅此以上下之勢言

內險而外健 蒙引曰以一人言其內險心既忍於

害物其外健足遂其奸

已險而彼健 蒙引曰以二人言之已險能脅彼

之健以為辭彼又健能為我之敵而不屈

九二中實上无應與 今按陽與陰應陰與陽應

此卦二五位應然二爻皆陽故不相應與

又為加憂 說卦曰坎其於人也為加憂

於卦變自遯而來 朱子卦變圖曰二陰二陽

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 遯 乾上 ☷ 訟 乾下 演義曰九在遯本居三

此則下來而居二也 啓蒙考變占註曰朱子曰

卦變所謂剛來柔進之類用意推說以此為

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而後方有此卦

蒙引曰有孚而見窒所以不免於訟也本義所謂

必有爭辯之事也惕中不終訟故吉終訟不中也

故凶見大人求直也故利涉大川冒險求勝也故

語類曰訟
卦本是遯
卦變來遯
之六二上為
訟之六三其
九三下為元
二乃為訟

此段見大全
可除之

不利此之謂隨其所處以為吉凶也。今按蒙
引說專就占者上言之。以艱本義末段

通曰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之坎在下為
窒為惕。窒惕者光亨之反也。本義謂涉險尤
貴於能待。就需待之義說。利涉以剛乘險以
實履陷。就爭訟之危說。不利涉其義精矣。大
抵能安於其分則為需。以相待不安其分則
為訟。而相持故需卦辭有吉无凶。有和无不
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利如
是不利。別白而言之。本義謂隨其所處為吉
凶。蓋拳之欲戢人之訟而已。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語類曰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

下句今按此就二險字分上下不可連讀又按
剛健者乾德也險者坎德也所謂卦德也

蒙引曰卦變自遯來剛來居二是得中也

演義曰剛謂九皆謂有上而下也引上文艱得

中之義不及惕義者中由於惕。中則惕在其
中。蒙引曰只言中吉可也。必言惕中者訟之
事性能惕乃能中。不惕則健於訟。

語類曰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云云首尾

凡言來者

皆是不可認之德意故彖曰終凶認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体耶曰然

又曰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

艮重 彖引曰利見大人者直者之利也涉大川

乃行險以僥倖者其不直可知大人之見惟利

於理直者不利於理曲者故對不利涉言

演義曰坎為險陷淵之象乾以剛實而反柔之

冒險求勝是入于淵鮮不沒矣此涉川之不利也

正義曰九五大人白者往見有德有位之人則得辨明

而吉矣行險僥倖求勝必覆溺而不利

卦變 剛來而得中也謂九二也

卦體 訟不成尚中正也謂九五也

卦象 入于淵也謂上九也

象曰天与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語類曰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觀此

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彖引曰天在上

其情不與水接也水亦不以行而後果其情不與

天通兩情相睽而不相合訟之象也作事謀始

工夫不在訟時而在未訟時上醫醫於未病之

先則無病矣

謂九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演義曰陰柔居下才弱勢卑故不永所事而但小有言語之爭也

蒙引曰小有言寔與需之九二同言其所傷我者小也只用畧去與他辯辯得明便止辯得明便便是終吉與小象合

正建曰此文如寇恂之遇賈復復歆辱恂而恂專避之卒免其禍是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蒙引曰正是貽終吉意

約信曰訟非美事原不可長今初不可長非以柔之故乃以非美事也夫不可成稍別長則必至于成訟非求勝直以自辯耳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

蒙引曰以剛居柔則是不純任陽剛而有柔順者在矣得下之中中則宜無過越之舉矣此皆以理言又曰歸而逋為一句其邑人三百戶言所逋之地僅如此也青災患也程傳作過失若果然則當曰无咎何謂无青故朱子不因之

正達曰師公
先入咸陽拒項
羽以理則不宜
勢則不敵也故
謝罪增門卒
免其禍者此
也

三百戶。今按孔疏引鄭禮記註曰三百戶者小國下大夫之制。又引周禮曰三百戶者一成之地。方十里為成。云云。朱子唯謂小邑。詳見語類及大全分註。通曰或曰九自遯之三來歸三復成遯有通之象。又曰三百戶者屯蒙需訟凡四坎也。一坎得乾坤之策八十四。四坎三百三十有六也。歸而通則餘策三百當三百戶之象。此說蓋得之學邵堯夫之數學者。或曰非正說也。以本義說卦變係是九二六三二爻故備之。今按雲峯以本

義為主。然偶奉一說而已。其所謂一坎得乾坤之策八十四者。乾老陽過揲之著策三十。六而坤老陰過揲之著策二十四也。坎一陽得乾策三十六。而坎二陰得坤二策合得四十八。故曰八十四。合四坎而三百三十六也。又按李鼎祚集解楊時喬人書亦各有三百戶之義。共非本義。我意故不贅焉。

象曰不克訟

演義曰竄亦通也。下謂二上謂五。并奉爻辭而總釋之。亦小象之一例也。

六三食舊德

演義曰舊德即舊祿也語意與位乎天德同
蓋惟有是德乃宜食是祿故以名之從猶從
政之從非謂從人也

語類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曰是自做不得若
隨人做方得吉之道

蒙引曰本義守常字貼食舊德不出字貼從
王事无成或從王事无成亦以其陰柔質弱
故也蓋爭訟利於怯從事利於才

通曰或曰舊者二本六之所居九歸通于三
則二可以食其舊矣始在三而厲終居二則
吉二應五有從王事之象

語類曰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
一句終吉又是一句
今按此說與本義小異然其意相通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蒙引曰必曰從上者凡主事者皆上人也故
曰明自主事必无成功即先迷復得之義皆
陰道也從上吉即食舊德

演義曰毛遂所謂因人成事謂此類也

正達曰此象正如曹參一守蕭何之法杜如

悔一用房玄齡之謀便是亦作所訟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

語類曰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
吉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
不甚自然

蒙引曰復即命就事言渝安貞以心言命
是天命之謂性之命字言所賦之正理也曰
復就正理則前之訟者非正理也又曰九二
之不克訟為屈於勢九四之不克訟為屈於
理原九二亦屈於理也龔氏謂二與五訟四與

初訟如何朱子所不取也未嘗說與誰為訟
云云語類曰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
不順之命

演義曰訟而善變者也占者悔過遷善亦能
如此則已德日新而動可无患矣故吉也
正達曰此文如廉頗欲辱藺相如而後謝罪
成刎頸之交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約言曰不失即文詞吉字也兼內外說如云
外不失宜內不失理過復无過故曰不失以

理言不以效言也

九五訟元吉

語類曰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爻便是象

蒙引曰訟者遇九五則元吉非九五元吉也

此亦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 演義曰訟謂

聽訟或以訟者言則云吉可笑安得言盡善

乎本義所云蓋占法耳非正解爻義也 今

按蒙引演義不同然聽訟者占之得此

爻則占為主爻為賓訟者占得之則爻為主

占為賓然則蒙引演義可相互通

正達曰此爻如于定國為廷尉天下无冤民

張欽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者是已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演義曰中者心之公正者行之當以此聽訟

則无不得其平矣所以元吉也

蒙引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断合理同一中正

也在訟卦九五則本義如此解之學易者誠

得是法焉可以說易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

蒙引曰：鞶，革帶也。男鞶，革；女鞶，絲。男之鞶以革，女之鞶以絲，取剛柔之義也。

演義曰：或設若也。非必之辭。終朝猶云一朝。自晨至食時也。

約言曰：鞶帶之錫，或者偶蔽聽者之聰明，特一時之僥倖耳。究竟來是非情偽久之自明，其敗當不旋踵矣。

蒙引曰：詳味此文之辭，亦即只是終凶之理。所謂貨悖而入，亦悖而出者也。

象曰：以訟受服。

蒙引曰：以訟受服，捷以訟得勝。古無錫服之禮。文辭似只是取象之辭。今象傳曰：以訟受服，則寔其辭矣。蓋如東漢不義侯之類。

正達曰：是象皆假借之辭。演義曰：此姑從其受服而言，非謂實有是事也。

約言曰：亦字可玩，乃深鄙之也。周公以為必且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於奪，亦不足敬。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禩。

今按李鼎祚集解：鞶帶終朝三禩，皆取其象。又楊時喬金書引吳臨川纂言曰：三

四五肖巽體為股上九一畫連且當股之上
擊帶之象五為日之正中上在五之外
是而不中故為日之終朝三指下體三畫
取象云云其餘數說紛然王弼唯說理
不說象程傳朱義共不拘此爻之象故元
明諸儒多皆就傳義解之臨川獨併象論
之蓋本鼎祚心兼存鄭氏流
正達曰初三守分而吉也二四欲訟惕而中吉九五見
大人而利上九涉大川而險也六爻之戒明矣要之
訟中則吉終則凶謀其始則中與終不足言矣

坤坎下
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伏至險於大順 蒙引曰伏至險於大

順就坎險坤順言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就坎
水坤地言總是寓兵於農之意出作入息耕
鑿至順也菑苗孺狩之有坐作擊刺之法至
險也耕桑之外無餘事本至靜也然桑農之
夫可以戡守而有不測之機藏焉 又曰上下
五陰順而從之則六五亦從九二者也而又曰六五以柔
居上而任之文別取一義此見易之不可為典要

又曰主人君用師言師身所謂有名之師也。夫人
即帥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兼貞丈人說。又曰
丈人即長子也。自衆尊之謂之丈人。自君稱之
謂之長子。

老成之人 詩大雅蕩篇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朱傳曰老成人舊臣也。

通曰大順至靜之中有至險不測者藏焉必不
得已然後用之故師之道貴乎得正然必得老成
之人而後吉必吉而後无咎師不貞不吉貞而不用
丈人不吉其咎可知。

演義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君不擇將以國與敵
故用師者能為奉天伐暴應敵之舉而帥師
者又得老成持重練達之人則以事言之當
有攘外安內之功以理言之亦无窮兵黷武之
失矣仁義節制之兵皆不出焉 正義曰用師
之道貴于得人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任老成
之人也行之以義為吊民伐罪之舉出之以
正為順天應人之圖而為貞焉 約言曰丈人
是才德老成者不拘年齒若舊揚之高士元老
之方叔趙克國郭子儀之持重皆其人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

以謂能左右之也 左傳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註左右謂進退在已

蒙引曰可以王是歸之命將出師者然謂大將者能以衆正便可以王天下此便是教人無君了

演義曰五陰順從九二是為軍旅車徒之衆而環衛攻擊皆不之人故謂之衆所以社師之威也彖辭以貞屬君而此以屬將此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不同者也然彼云丈人可兼以正之義此云以正則興師得正之義亦在其中矣

剛中而應

行險 中庸小人行險以徼幸

順謂順人心 萃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蒙引曰以德行師雖不能無害於天下然其害之者乃所以安之也民悅而從則得人和而三軍一心矣故戰則勝攻則取何吉加之行險而順乎所謂兵行詭道者異指周公東征宣王北伐然未嘗有怨者以其事之順而不害已也

演義曰此指上兩句而言民即天下之民也
剛中者威德並行以全取勝之德也應則得
君寵任有德而可用矣行險者兵凶戰危行
事艱難之事也順則不為暴虐雖險而非險
矣此二者丈人之所以為丈人者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

遠引曰不可以水由地中行者言只地中之
濕者皆水也又曰容民畜衆皆以無妄之
時言畜衆以今日言得衆以後日言然畜者
將以有用也便有預為後日計之意平時懷
柔撫字之有道一有意外之虞則彼宣執銳
鼓勇敢愬之衆自此而出矣

演義曰即此而畜不必募之市人徵之塞外
而兵无不足矣苟不畜於平時而欲集於一
且驅烏合之衆以當敵愬之衝則誰為我用
哉古者寓兵於農蓋為此也容保也畜養也
正律曰君子躰之以欲得兵乎有事之日心
養民于无事之時故厚其生養使披堅執銳
者皆藏于服田力穡之中矣又曰此象即
先王井田之制也

初六師出以律

象曰師出以律

鼂氏演義曰鼂氏名說之字以道宋嵩山人也考訂古經釐為八卷

否字先儒多作不 左傳宣公十二年知莊

子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頌成為臧逆為

否杜註否不也不頌成故應不臧之凶 舍按

左傳本文分臧否為二与王孫同然杜註否字

作不字看則鼂氏其本此以為執事

蒙引曰以律者坐作進退之有節攻殺擊刺

之有則牛馬臣妾之勿遂或六步七步之不

敢越或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不敢亂也三

軍之命繫於一將一將之權在於律律之得

失兵之勝敗繫馬國之安危關焉可無慎哉

正達曰為將者出師之始殆必當勗嚴明號

令齋整而以律也武侯曰有制之兵无絃之

將不可以敗无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

張巡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

一心觀此用師者可不以律哉

約言曰象不曰不臧而曰失律明不臧之為失

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

通曰中則无過无不及所以為自在師而中所以為丈人故師六爻推九二吉无咎

蒙引曰此云在師中即俗謂在軍中云耳如軍中有一韓軍中有一范是也或謂在師卦之中或謂在下體之中又或謂在師得中皆

無理今按胡氏蔡氏中字義不同然演義正違約言等皆取蔡說

又曰在師中吉无咎是就本文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爻看出不可謂王者因其在師中吉无咎然後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為將非褒其成功也

演義曰又上應六五為所寵任至於三錫其命使專闡外之權而无沮撓之患則威望重而人心服矣亦功之所由成也九言三者皆類數之詞命謂命令即今勅諭是也今按

錫命說蒙引演義不同然兩說併看無妨乎正考曰此爻如宋王全斌征蜀而太祖有衣帽之

賜是也今按三錫古礼九年漢以來九錫之類可併按乎古註取曲礼三賜車馬之義程朱

無異義則從古註而可乎

象曰在師中吉柔天寵也

蒙引曰宜依程傳文辭似未有此意孔子批理而論則寔不可易之定論也王惟懷萬邦故寵任大將使為之去其暴以安之此真先王用師之本意也象所謂負者即此

正義曰柔天王之寵任之隆所以專征權而得吉也今按不如是則孔子所謂摩軍也六韜三將馮唐傳推轂之禮皆与此文相合孔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亦此意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演義曰輿尸以車載尸也

通曰以陰柔將分奪丈人權故致此凶

正義曰此文如趙括自負其能卒坑於長平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演義曰戰而不勝是謂无功覆敗輿尸則大无

功凡言大者皆甚之之辭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 未失常也

通曰訟与師皆非得已与其進而敗不若退之為愈訟歸通師左次皆善其退軍出尚右左旋

其旆依坎水而止是退軍也

知難而退

在傳

晉文與楚搆兵楚子成子玉

云云且曰軍志曰知難而退

傳二十八年

正遠曰此文如司馬懿甘受巾幘之辱云云

又曰兵家右為前左為後故六四為左次善戰者不

以進為進而退亦進也若曹操不能料敵卒

有赤壁之敗則不知此文之義也

約言曰左次以俟機會之可勝時勢之可為未失

師之常也春秋有退三舍之事軍法有望壁

不戰之謀則知左次亦兵家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

漢書魏相傳曰

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云云

言語辭也

請葛蒙言告師氏 某言薄言宋

之字成列氏曰如言宋言念薄言駕言之類

皆語辭也○鄭京奉正謂言字為之字

演義曰蠻夷寇賊為生民之害猶田中有禽侵

害稼穡兵當搏執而各所謂應兵也

蒙引曰禽字兼獸麋鹿之類害稼尤多執

字還從禽字生來无咎者勞自彼生端不在我
長子帥師是本爻之象弟子輿尸是假設之辭本
義使之輿尸而歸之字指九五使之也言以九二
帥師可也若參以三四則凶長子帥師是本文之
象弟子輿尸是假設之辭長子老成之將也第
子不經事之少年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蒙引曰長子帥師有剛中之德二有剛中之德而
使之帥師則其所使者當矣若夫弟子輿尸
六則是其使之不當也

演義曰二有剛中之德故曰中行其在行師
則是勇而能怯威而有恩无太過不及之差者也
以此人而用之則所使得其當矣若更參以小人
則事權不一致敗乃事是使之不當也

正達曰中行謂以中行師指九二言或謂六五中
行故能用長子非是又曰此文如檢柎來侵
而周宣興六月之師密人侵阮文王興赫怒
之旗是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義家小人勿用

語類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

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
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
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
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
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
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
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
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
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執不容不封他
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

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
也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
取今按此段大全載其半然見全文而其意
分明

蒙引曰大君天子也開國承家謂或使開國
為諸侯或使承家為卿大夫也稱其功大小也
大君有命云云是上六有此象也小人勿用則
本文安有此分明是聖人為占者設戒也
又曰上六師之終故言封賞之事師旅之興人才
非一槩或以忠勤或以勇力或以才幹或以謀畧
其封賞無不及也至董政官任則惟賢是用

此段見大
全可除
之

不復計其功矣故戒之曰小人則勿用

今按此取語類記

通曰六文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伐罪賞功靡

所不載其終始節次嚴美末曰小人勿用戒辭也

演義曰李氏曰六文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

之繁殆不出此王者之師比於權謀之書可正

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舍此而他求哉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演義曰成功各有大小之差凡以正此而已蓋

國以正大功則厚而不為濫家以正小功則薄

而不為各用小人則小倚勢虐民大則挾功

犯上必亂邦也

正達曰初能以律而謹始二能以德而用才三

无才无德為債君之將四有德无才為守

常帝之將五為命將之君戒以夫人之勿疑上為

論功行賞之君而戒以小人勿用然則師貞丈

人吉无咎七字用師之道盡之

武德全書師卦陣記初爻為殿二爻為中

三爻為戎右四爻為駐五爻為前六爻為

先鋒卒在其中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

一觸處為首節制在其中云云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輔也 蒙引曰若單言親字則相親厚

亦是不見有上下之分意故更着箇輔字

今按論語集註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与

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此私耳此卦比与周

比之比稍異彼小人之比比上下之比猶君

子小人之各有朋黨乎

蒙引曰以一人而撫万邦上比下也以四海而作一

下比上也 又曰唐李宗始非不元善而不能長

永漢文宗仁恭默勤儉可謂元善而長永然

一有黃老之難而不能追三代之化一則剛毅不足

為小人所惑則未能正固者未免有咎

通曰原筮讀如原蠶原廟原田之原義皆訓

再言上下相比之吉統言也无咎所比者之占凶

比人者之占分言也一陽之卦凡六復師謙豫

比剝也而最吉莫如比蓋九五一陽天信而上下

皆陰其勢順也

演義曰不寧不得其所安也方者來而不已之辭

後夫後來之人也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不能舍

我而他往若彼負固不服至事勢窮處不得已而後至者則是逆天違衆自取滅亡而已語類曰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認定不是龜筮之筮演義曰筮審案也

蒙引曰王者於民來者不拒何至使後夫獨得凶邪曰天下之事固有勢不能兼容者看來後夫亦是執迷負固自失機會者耳

演義曰元仁也永者仁之恒貞者仁之正非仁之外別有永貞也今修正違約言共如演義說然本義未必有此義胡氏蔡氏亦不及焉

象曰比吉也

蒙引抄本義刪比吉也三字

比輔也

蒙引曰下順從以卦體言而只

曰下者以九五為上也曰上下應者衆皆比之無一人敢後也此只曰下為上之辭後兼上下舉衆之辭演義曰從謂從五

原筮

以剛中也

其道窮也

上下應也

演義曰應指比也

蒙引曰其道窮也只是此文已固彼來已晚之意窮者言不見受於人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

象引曰建公侯伯子男國而有朝聘往來之禮所以親之也六字是一串意不是兩年意

正達曰先王作比之象以天下可以一人統而不可

以一人治故立國分治之則比天下而無間

也 演義曰不得人分治之則德意不宣下情

不達隔越而不相親是以選親選賢建國為

侯宣其德意於所屬而万民莫不身君親

上而比於一矣其相比而无間亦若水之於地也

約言曰人君一身位於上皇堂節屋常陽九閭

安得人而比之故封建使各君其國而子其民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象引曰有孚是今日初比之盈年是由今積之有孚无咎

盈年有他吉 演義曰它者望外之辭 正達曰

此爻如孔明初出隆中即出忠言以事先主

致有如魚得水之歡非有他吉者乎 約言

曰他吉與无咎何分別无咎是无瘵官曠職

之咎他吉如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類人臣

做忠初不為此皆外來者故曰他

象曰比之初六

象引曰有他吉則无咎不待言矣 聖筆簡

而不漏

六二比之自内

蒙引曰

内地之是方出而仕者外比之六四近君之位已出仕者也故有内外之分貞吉二字帶交言占者如是則正而吉此意在爻辭外六二本義曰有内此外而得其貞至六四六曰為得其正者何蓋四只是柔順而正二則柔順而中正故也看來本義一字之間毫髮不苟必有權衡通曰上下皆應五而不係私應故謂之比演義曰内内卦也自内出以

比之由側微而際風雲之會舍畎畝而依日月之克正而且吉者也正達曰此爻如伊尹耕莘太公釣渭一旦成湯武之聘而出非比之自内而得正者乎

象曰比之自内

蒙引曰不自失

是吉所在演義曰自内比九是以彙中比剛中柔正剛正而不失身於非道之君矣揚雄為春大夫荀彧臣於曹操由不知此爻之義故也

六三比之

演義曰三承四乘二而應上皆為陰柔匪人之象也
蒙引曰比之匪人自學者言之則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是也自仕者言之則為入於不善之黨如范增之於項羽嚴尤之於王莽是皆可傷也
通曰三陰柔不中正柔匪人之象柔柔應皆陰所以非人之象彼固匪人誰實比之比之者三也

象曰比之匪人

演義曰臣氏曰君比小人禍及社稷臣比奸君尖及宗族士比燕朋辱及身心非大可傷

乎

六四外比之

蒙引曰之字指五 演義曰四居上體已處臣位在外者也而以柔正之德近剛中之君知其可比而竭忠效順以比之是居外而比之也
正達曰此文如舉陶稷契諸臣事堯舜之主功見於當時者其比之六四乎
象曰外比於賢

蒙引曰必曰外比於賢者夫子之意以九五不但有其位又有其德也故獨出賢字以表

見九五之德云 又曰從上者如六二則以
正應而比五也四與五初非正應特以其在
上而比之耳故獨曰以從上也 演義曰賢
即五也不曰五而曰賢明五之為賢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

天子不合圍 禮記王制文 註曰合圍四
面圍之也

開一面之網 蒙引曰開一面之網則只三
驅其其三面置網也若置網而不驅亦無從
得禽今之獵於山者亦皆先置網而後驅鼓

鎗刀弓箭以逐之也 今按湯王祝網去其
三面此文三驅去一面其仁德及禽獸一也
故程傳取湯王祝網併論之

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孟子尽心下云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 蒙引曰用三驅失前禽者
上之人不求必得也邑人不識者下之人化

之亦不求必得也故曰上使中也凡此皆吉
之道謂用三驅失前禽固吉之道至於邑人
化文而不識此第亦吉之道也故曰凡此皆
吉之道 又曰顯比無德位言然德字重蓋

公羊傳隱
二年何休
註來者勿
拒去者勿
追

比之所以為頭者在德不在位也。必無位者則以比字來也。又曰味本義亦喻上意不相警備字意見得亦是就田獵說聖王之說亦然但其意則專在比道上說也。漢義曰文而象石也。今按頭比交也。王用三驅也。人不誠象也。吉字石也。九漢義每卦每爻或曰象也。或曰石也。或曰象而石也。或曰石而象也。或曰交也。之類蓋倣朱子詩傳之例。直就本書見之則有便於見易也。

漢義曰上无心於失得下无私於來歸比之

光明正大而无隱伏回曲暗昧褊狹者也。

正達曰此文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也。

今按雲峯謂師六五執禽王者之義也。比

之九五失禽王者之仁也。云々可謂終解

易也。程子蠲頌曰放定害義殺之害仁為

與執禽失禽併釋乎。

象曰頭比之吉。

蒙引曰觀頭比之吉一句便見邑人不誠皆

在其中矣。故本義并以為一象舍逆取順正

是解出所以失前禽處若無失子舍逆取順

一句恐後賢亦無從得失前禽意思出不要
以舍逆取順就當人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且都是就禽說而顯比之意自見 演義曰
正則施為當理而无違道于譽之行中則存
主不偏而无計功謀利之心二者皆天德也
有天德乃可詔王道

舉正曰顯比之吉信正中也失家禽舍逆取
順也今本舍逆取順一句謬在失家禽上此
小象三句釈文釋其亦一亦三句並先舉文
辭後以義結中間一句獨先由義後舉文釋

三百八十三爻並無此例誤亦明矣

上六比之

演義曰有位无德亦足以為人之比比之无
首之象也占者如是則民離難作而有凶矣
正達曰此文如桀紂不足為天下君而衆畔
親離者是已

象曰比之无首

演義曰无首可比人必去之是比无所終也
言不成其比也 約言曰君猶元首君之有
德犹元首之明也德以陽剛為貴陰柔居上

是无德也人而无首則四肢百骸何所統攝
君而无德則四海九列何所聯屬凶者人心
渙散而喪亡无日也 正達曰初惟有得於
誠故至于獲吉三惟有失于正也故至于有
傷二則自内而比以正者也四則自外而比
以正者也五惟有德故足以畜天下之比上
惟无德故无以懷天下之心然則此人者固
不可為後夫之凶而為人所比者必有元永
貞之德可也 語類曰易第六爻在上為首自下
又為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是也

三三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亦三畫卦之名 今按巽初見故解之如

蒙卦艮亦三畫卦之例

為巽為入 為風為木 出說卦

宋王演易於美里 見周本紀 史記註曰河内

湯陰有美里城而伯所拘也音同

蒙引曰巽者順勢漸入之義与入義無甚分別別其

所以異則巽先於入巽然後能入也如為雲為雨為水之

類天地間善巽而入者莫如風其次莫如木木之入

以根

諸類曰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

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因小小

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今按演義正違約言等說皆本於此

然畜未極而施未行 蒙引曰不必以小人畜

君子說此畜字難把以陰畜陽字來為例矣

當與上九畜極而成字同看有不分貼卦辭乃

揔其意也更看本義一然字轉將去又是一意

又曰主演易於美里等教句須輕看若拘文

主身說則是文主是陰紂是陽主主以陰畜

紂之陽則文主不好人了而又以亨字屬紂則

如何可通故須認一然字轉語如信字僅取所

畜者小之義也

演義曰美里在東故周在西故云西郊

正違曰亨字還是君子內健外巽志行上見

蓋有是才勢小人雖欲害而不能也若无上才

勢小人豈不害之哉此卦如狄仁傑之在唐呂

端之在宋雖未嘗與人小抗惟才力之大卒有

以成潛之默奪之功也 今按此說不合未嘗

又與程傳異蓋專為尊陽而言於文主與

卦之事，卦相會，演義亦有一說不合本
義。竊考本義，皆則初段就陰陽上說，故
以為陰所畜小，而陽亨也。就人事言，則文
主不能畜卦惡，亦是小畜而施未行也。故家
引謂文王事，須輕看。如正遠說，則小畜
全是小人之畜，故謂作條不為小人畜之
而陽剛以亨也。本義不然。陰雖畜陽，其
能係而不能固，故陽遂亨。此一義，文王雖欲
畜卦惡，然畜未然而施未行，如密雲不雨也。
此一義，故陽亨，不同卦身也。然看則象
意可合。朱子意，而于大全諸儒說，可相通。
如演義，雖解文王事，然以文王為陽亨，
而以彼周小人為小畜之義者，難通。未詳
彼周小人為誰也。胡且曰：文王當卦之時，左右
嬖人終不能以止其進。云云。沙隨曰：不雨者未
能施澤，人臣道盛而未得君之象。云云。是皆
以小畜為文王之事。雲峯說亦同意。則
似以卦及左右嬖人為陽中，所謂易不為典要
者乎。与蒙引，聊異也。演義謂此辭占而
象也，以亨為占，以密雲不雨為象，由是觀之。

則本義初段解占法故唯曰其占當得亨
通而然畜未極以下解象義故唯曰占亦
如其象蒙引以然字為轉語是也蓋陰
欲畜陽以其小故不能害陽故陽亨者是卦之
本意也如密雲則假象言之以為文主小畜
之時也如約言以密雲不雨為權奸未能行
邪謀之象不與本義合

象曰小畜柔得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演義曰柔即小也應即畜也又為所畜者小之
義蒙引曰要認柔字

健而巽

蒙引曰內健則有不屈之操外巽則有善入之道
二五皆陽故陽猶可亨也此剛中不純以德
言剛是德中是位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居
一卦之中為之主也用事當事任也演義
曰剛以人言中以位言所謂居中用事也

密雲不雨尚征也

演義曰往者陽之往施者陰之施陰畜未極
故陽之勢尚進陽尚進是陰之施未行陰陽二者
不容兩盛故其為辭如此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蒙引曰風行天上二度便休能畜物不能久畜
小畜之象也君子懿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特其一身之章觀聽之長而已不足以經邦
而濟世不足以建功而立業可見人之所學
不可不務其大者。演義曰特就此以發其
意非謂止於小畜而不務其遠大也。正達曰
聖人豈欲人致飾于外哉但懿文德之功亦君子
之不可廢者故于小畜言之。今按明懿文李
謚本於此乎太子不即位而薨亦有小畜之義乎

初九復自道

通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爻
與卦不可一例觀也蓋陽在下而畜於陰勢
也其不為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况初以陽
居陽雖與四陰為正應而祇自守以正其道
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其義當吉矣
蒙引曰凡曰无咎者大槩皆有補過之意今
獨曰何其咎蓋自不至於有咎也本義雖通
謂之无咎然本文何其咎之義則亦不可不
知也。演義曰上進曰復自由也道謂正道

占者如是則无降志辱身之失而有直已行道之善矣是以不至於咎而得吉也

正達曰此文如郭子儀之在唐立身剛正事君以道是以盧杞雖奸而不能害也

象曰復自道

正達曰重在義字上言其能復自道則吉亦不是僥倖得的正已可以正人義固有必然者也

九二牽復吉

正達曰此文如宋唐介慶曆詩衆賢之進如

茅斯拔謂文彦博諸君子柄用是也

象曰牽復在中

蒙引曰露出在中二字見牽復之所以如云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九三輿說輻

通曰或曰大畜九二輿說輻與輻或輓左氏傳註以為通用何也曰說文輗車下橫木非輻也大畜九二說輗剛而又中自止而不進也小畜九三說輗剛而不中止於陰而不得進也說輗可復進說輗則不可行矣或曰

巽為白眼反目之象

蒙引曰輻與輹不同輻車輪之輻也輹車上伏兔也輻重於輹蓋說輻者為陰所繫畜久住之計也說輹者自止而不進暫住之意也家禮喪車有伏兔一說輹車下縛也疑亦相通演義曰夫三妻四陰陽之象也反目謂爭競也人相爭則反目而視故以爭為反目也夫既不能進而與之比又不能處而與之爭此為失義爭為失和皆非道也安能免於禍乎正達曰此文如寇準之於丁謂初相結好因謂好語出知天雄後謂少朝又傾寇

準正九三之謂象曰夫妻反目

演義曰九三不能自守與陰相悅故陰得而畜之猶夫不能正室刑家无法故妻得而制之也君剛中正如初二則不至於此

六四有孚

通曰六四上承九三以有孚而畜之則下之三陽不能傷之故血去惕出蒙引曰本義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之句俱解在

有孚字內蓋柔順信之質也。得正信之道也。虛中，信之本也。巽體能巽，所以能取信於人也。二陽助之，則人信之矣。夫六四以一陰當衆陽之鋒，其勢不免於災懼。既能有孚而得二陽之助，則免矣。又曰：爻辭不知以四為小人耶？為君子耶？曰：不目為小人也。只是位卑力小，不任大事底人也。若作小人，則在義所謂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者是。易為小人謀耶？語類曰：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俱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今按雲峯說本於此。漢義曰：易文取義本无定在。故小畜之卦自乾體言，則四獨為小人。自巽體言，則乾皆為強暴，其不同如此也。四以一陰畜乾三陽，本有傷害憂懼之象。然以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五上二陽信而助之，又有有孚，血去惕出之象。約言曰：此文主大臣看。四以一陰畜三陽，若懼其傷害而憂懼之不免者，幸其柔正虛中，是有孚誠之心，是結二陽之來助，以併制小人，則傷害可去，憂懼可出，血傷害也，惕憂懼也。正達曰：按无咎人多，鶴突說過愚。

謂无咎比上文推開一步說蓋六四有大臣
之責者也不能禦小人之進則必至于危國
而大臣之咎有不能免矣今能禦小人是四
之所以无咎也又曰此文如劉錡之守順
昌一郡而當兀木四十萬之強師卒能結士
卒同心得禦屹然如山者是也

象曰有孚惕

惕我曰獨舉惕出以該血去有文也上謂二
陽合志即有孚也正達曰合志是二陽與
四合志非四合二陽之志也要見得由四之
有孚有以感之

九五有孚

以猶春秋以其師之以春秋桓公十四年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公二
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能左右之也既見比卦

通曰九五下比六四亦以有孚而團結之是
富祿及其鄰也蒙引曰九五居中至尊居
中者實信之質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
形謂富也然必有孚孳如然後能富以其鄰

此理也。但以象言則兩句是一時事。若以台
言則分明當以有孚為本。又曰有孚攣如
謂五之孚與上下相攣固也。朱子曰攣如手
相攣住之象則有相攣固之義矣。然謂九力
獨也。又曰此文雖巽體亦不做少人說。故
本義曰台者有孚則純如是也。亦豈為小人
取故就人事言。或是以下畜上。或是以弱畜
強。或以偏裨而畜主師之類。皆是以陰畜陽
也。演義曰攣維係也。有孚攣如謂五之信
與上下相攣固也。以其鄰者左右其鄰以行
已意也。三陽上進其勢已盛。非有同體之人
不能畜也。而九五居中。所存信實。既足以感
人心。而與上下合志。不忍離矣。正達曰此
爻如唐當藩鎮之強。後得裴度輩同心以禦
之是也。

象曰有孚攣如

正達曰蓋以孚誠為先而濟之以力。夫豈獨
以富厚之力感人哉。

上九既雨既處

象別曰上九雖陽。然是巽體。對下乾三陽則

只喚作陰小畜至上九則畜極而成矣故為
上陰陽和而雨無言既處愈見其為畜之已成
也處如處暑之處七月立秋然後處暑以暑
至是而止也既止則為已成矣 又曰何以
見陽之高陰德也曰陰畜得陽住便是陰德
之盛陽至此勢不得不與之和既與之和即
便是尊高陰德了不然陰氣得與陽並即下
面占辭都從此起議論 語類曰既如此則
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為本意只言陰
畜陽若以專言之則伊尹之於大甲周公之
於成王固如此云

象曰既雨既處

語類曰上九爻緯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
則吉凶未可知然易有活法聖人因事
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無是德而
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輿夫
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
得此爻而凶不應矣 又曰十六日月維闕
未多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闕去月初
雖小於生魄時却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

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抵
不得便宜 演義曰大意與文辭同蓋即既
雨既處之故也當此之時行有所疑則惟隱
也以避之耳若更妄動豈能免於凶哉

正達曰此文如漢之宦官弄權之時正君子
所宜隱者也當時諸君子卒以黨錮之禍甘
心就戮殊不知此文征凶之義惟郭泰與孺
子得之 又曰合而觀之下三爻君子連類
以進而不為小人所害蓋已為君子而六四
一爻為小人也然必以道為主焉九三自失
其正道則畜于小人矣上三爻君子合力以
濟而不為小人所害蓋已為君子而下三爻
為小人也然必以德為主焉上九自尚乎陰
德則君子矣然則君子有道有德焉夫然後
處小畜之時而可以得亨也

今按併諸說看之時小畜一卦自乾體則下
三陽不為一陰所畜是卦辭所謂亨也本義
初段之趣也自巽體則下三爻為剛果以一陰
積畜之然未得其施所謂密雲不雨也本義
宋王季子附之事也如是則一卦之首稍著

☰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亦三畫卦名 兌卦初出故解之

其德為澤其象為澤 出說卦

履有所隨而進之義 蒙卦曰天下無理外之

事若真箇觸着虎尾豈有不咥人正為是隨其

後耳若真蹈虎尾則說不得有所隨而進之義

今人唯說得跟字不曾說得進字出不咥人

就是得遂其進處蓋履字內有進了故曰亨

凡臣事剛君及同僚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

處者皆是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危機所伏即是

虎尾也本義上云占如是者按見成占辭言也下

云人能如是云云丁寧占者必是能和悅以隨剛強

之後乃能當此占也乾體非專為柔者而象之以

虎所以極言和悅之無患也然如兌之所履亦順其

正理而已固非邪媚以免禍者也事暴君遇惡人

皆履虎尾者也君子於是豈有他適乎亦盡其

禮而已矣 又曰八卦唯兌為至弱惟乾為至健以至

弱者而隨至健者之佑自是危機 又曰經文卦名卦

辭本自相連故本義亦連解之未嘗有分解

通曰以柔巽畜剛惡而不能止小畜之時文王有憂患之時也以和悅復剛強而不見傷復之道其文王憂患之道欤天下之理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夫能破木石而不能穿常幕以巽畜乾柔其銳而漸斲其力也以兌復乾而巽能復之禮之可尚也如此

演義卦言復之危台言復之善開物之意深矣

今按朱子曰復虎尾恐是少了履字或是就

上字立辭見乾卦復不舉卦名与卦辭相連

言之同人亦然復一字伏義文也虎尾以下文王

辭也故曰少了字欤就上文立辭就正遠句講重

出復字分解之者妄也

彖曰復柔復剛也

以二体釋卦名義 演義曰諸卦皆曰卦体此獨

云二体者蓋以破此或專指六三之說也 蒙別

曰六三有復虎尾句朱子恐人以彼准此故別而

解之所復者乾也復之者兌也 今按此兩說本

於震象年說 又按屯卦本義曰二体蒙卦以下

唯曰卦体若屯卦以繼乾坤而二体初見也若此卦

則有先儒乾六三六四言者故別解乾兌為二体

也雖程傳以乾為虎然復字義与程傳不同

蒙引曰他卦或以震遇乾或坤艮或巽離遇乾者皆可名履爻乃獨此名履者正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故曰履危之也不取剛柔義唯是臨乾之後便為履剛

說而應於乾

以卦德叙象辭 蒙引曰不曰卦辭而曰象辭

以經文履字兼卦與辭而象傳則卦名履字

已別解此只作象辭看也 今按履柔履剛

也五字卦名之傳也說而應以下象辭傳也

演義曰應乾危道也說則容色溫厚而望之

者怒消辭氣和平而聽之者忿解強暴可化

仇怨可平雖危而不傷矣馬氏曰所謂說者

非邪媚以免禍也恭順而不失其正要耳

剛中正履帝位

蒙引曰五帝位也以九居之剛中正以履帝

位也剛中正以履帝位德稱其位者也德于

位稱不疚也既不疚則自然光明矣所謂首

出庶物萬國咸寧何光明如之卦體如是固

宜得亨也故曰又以卦體明之

象曰上天下澤履

蒙引曰民猶人也兼上下不專謂庶民云云
辨上下要說得使各當其分意方妙辨上下
定民志則以諸侯而請隧與繁纓者無有也
以大夫而僭八佾者無有也以市井而僭稱
公者無有也如後世之庶人帝服娼優后飾
者益無有也演義曰上天下澤定分不易
履之象也天下之民亦有上下辨乎上者度
德授位就上之中而別其尊卑之等也辨乎
下則但使所享有有限不混乎上而已

初九素履往无咎

蒙引曰初陽在下者以上下之象言之居履
之初者以始終之象言之以陽在下如賢人
處卑位也若便是陰柔或進而稍上則或不
能守其素矣居履之初初心未變也若非履
之初則亦或改其素矣所謂豈能久而不變
哉演義曰素向也履行也謂平素之所行
也中庸所謂不變塞孟子所謂達不離道者
皆是也以是而往則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
學而咎可免矣正達曰素平素之素也素
履者率其素履而不變也素之所履居仁由

義是也。約言曰素字俱以平素言非也。吾人本來真體淡然而恬然世味不染聲華不汨此乃素也。履此以往是有道不變塞者也。无咎以不負君民言。今按古註取質素之義。程傳用平素之義。雲峰以為本義兼含兩義。蒙引演義正達皆作平素之素。有約言只取質素之義。但由本義含兩義而各任其意而言之要之則可相通。

正達曰此文如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理會天下事及仕宋一皆經緯有章不為時論所動是也。

象曰素履之往

演義曰願謂心之所欲君子窮居莫不各有自負之志是則所謂願也。必言獨者確然不願乎外之意。

九二履道坦坦

蒙引曰猶云富貴之流人不如貧賤之肆志。蓋黜陟不聞理亂不知何崎嶇之有所謂平坦也。履道之道以道理言不可以道路言。

又曰履道坦坦是象幽人貞吉為占辭張本。

也。演義曰：坦坦，平易貌。幽人，隱士也。

正達曰：履道以身所行言，坦坦以心所存言。而意實相承。此又如嚴光、周黨之徒是也。

象曰：幽人貞吉。

蒙引曰：中，就交德言。心字用在不自亂內，不可以中字當心字也。演義曰：二有中德，自守以道，是以爵祿不入於心，而安定不亂。幽人之行，貞吉之道也。苟无中德，而外物得以亂之，則豈隱士之所為哉。

今按樂夫履道，吾詩本此文乎。

六三眇能視

秦政項籍。演義曰：秦始皇帝名政，項籍西

楚霸王也。

詳見史記漢書及通鑑

蒙引曰：不中不正，本無才德可用。柔而志剛，却乃好自用。如眇不能視，強自以為能視，其視能幾何哉？跛不能履，強自以為能履，其履能幾何哉？志剛如此，動与禍隨，所謂履虎尾，噬人凶也。又曰：武人為於大君，雖別為一象，其取義則實与上文眇能視、跛能履、噬人凶同。故本義曰：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豈

能久則即是履虎尾啞人凶意矣

通曰本文无大君象或疑古人有占得此文而為大君者故係之或曰六三變成乾故有是象正達曰武人為于大君者亦以柔而志剛則是寬洪惻怛之心少猛戾剝刻之意多忍于害物敢于肆害豈能久乎

象曰眇能視

演義曰位不當者不中不正无處危之道也柔志剛者凶暴不仁无君上之德也

九四履虎尾

履九五之剛今按此亦四履五之後也

演義曰四不中正而近九五是以太過之臣事英明之主若履虎尾者然有危道矣然以剛居柔因危知懼為能反三之行而忠順不失以事其君故終可免於害而有得君之慶也正達曰此文如文王之事紂小心翼翼紂雖暴君反命以西伯之權吉之道見矣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蒙引曰愬愬戒懼則就入向和悅路去終吉終得遂其上進之志也故象曰志行也凡言

終者對初而言終吉則是其初有未吉處

九五夬履貞厲

蒙引曰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袂
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則又得以遂其欲
為之志如此者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
夫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

演義曰古昔聖王行政不敢任一己之見而
必集衆人之議者非過為疑慮也為是故耳
通曰天澤履夬澤天夬上下体相易皆五陽
一陰之卦夬決也卦辭曰厲爻辭未嘗有一
吉字履九五而欲夬履其厲固宜

正達曰上句是象下句是占此蓋聖人戒占
者之辭據本文之義本是的无此貞厲之
義也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之意也此文如
漢之武帝唐之太宗皆有英明雄斷之才凡
事必行臣下莫能阻是也

象曰夬履貞厲

蒙引曰正以德言本義之剛中正也當以位
言本義之履帝位也 演義曰正則有可為
之資當則有能為之勢以此自恃是以決行

而无謹審持重之心也

上九視履考祥

演義曰考稽卜其後來也祥者福之兆旋者善之周元吉即大吉也與他處不同

蒙引曰旋字在視履內元吉字在考祥內祥字兼休咎意為長祥不是禍福乃禍福之朕兆也人事無一件無祥或善或惡俱有之但非心靜而明者不能自鑑也旋字最重是團圓滿足無一毫罅隙玷缺之意

正達曰旋者自履之初以至履之終周旋至善而无一毫不善也元吉指福言不可作大善講此文如蘧伯玉進德之功老而不衰如云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是也

象曰元吉在上

蒙引曰在上二字不虛見是履之終而得元吉也正達曰初是達所履有道而不變塞也二是窮之所履无道而不變塞也三失所履之道也故致凶上盡所履之道也故致福四臣道勿忘其所履也故戒之五君道恃其所履也故危之則聖人之意可見所謂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亦有得于道而已

☷☰ 坤乾上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正月之卦 今按十二月卦可以先天圖考

見之此卦大金寶華詳論之

復 十一月 臨 十二月 泰正月

大壯 二月 夬 三月 乾 四月

姤 五月 漸 六月 否 七月

觀 八月 剝 九月 坤 十月

又自歸妹來 詳見卦變圖

歸妹 泰 泰六四往居歸妹之

九四歸妹九四來居泰之九三

象引曰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言就

造化之本不可相無上取也卦辭曰小往大

來以內君子外小人而言就洊應之分上取

也吉亨止就人事言台者有剝陽之德則吉

而亨矣或曰不曰陽剝而曰剝陽何意曰无

意至初九則曰台者陽剝則其征吉矣以此

見得是先意或是要字音句法順耳 又曰

朱子語論易明人事條若論陰陽則須二氣

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

不可煩要。去那小人，用那君子，方能成治。演義曰：以卦體言，坤往乾來，以卦爻言，六往九來，小人退聽，而君子用事之時也。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引曰：同一乾坤耳，伏羲自其不可相无者，取則為天地交之義，而名卦為泰。文王繫辭所以著占，故自其占之所切者，取而得小往大來之義，以期其占之當吉亨也。又曰：須知二氣之通，必須於萬物之通見之。故本義曰：天地交而二氣通，而彖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其揆一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主造化言內君子而外小人，主人事言。又曰：內君子而外小人，不是君子在朝廷，小人在州郡，只是內者為主，而用事，外者退聽而已。陰陽以體言，猶諸卦例之卦體也；健順以德言，猶諸卦例之卦德也。體猶人身也，德猶人心也。演義曰：天地之道，升降相求，是以氣交而化生萬物之氣，无不通。此天地先君臣以開泰也。君臣之間，恩義相洽，是以情交，而興道致治之心，无不同。此君臣後天地以成。

泰也蓋乾為天為上坤為地為下而此卦體
下乾上坤故其見於造化人事者如此皆泰
之義也 又曰內陽外陰者生氣流行而殺
氣潛伏也內健外順者義直為主而邪佞不
行也內君子而外小人者君子用事而小人
見疏也此三者皆小往大來之義也君子在
內則同善相濟而康國阜民之道日以長小
人在外則奸邪失勢而蠹國害民之道日以
消 正違曰卦名以氣化言見天道之泰卦
辭以治化言見人道之泰若以進位言亨以
事業言 約言曰此彖說者或以天地交回
句紐泰內陽以下紐小往大來吉亨既竟牽
泥或以內陽二句為氣机由造化之泰內君
子三句為治机由人莫之泰又竟零碎只是
一氣說下世道之泰啟於天地之交通成於
上下之志同君之志 又曰當此泰運則明
良昏慶千載一時沛乎如鴻毛之遇順風快
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將具道致治樹勳收名
何所不可 漢義曰此與否卦皆廣名辭以
盡其蘊始乾坤文言

象曰天地交泰

蒙引曰天之道為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地之
道為山川丘陵墳衍原隰然既滯於形氣則
其通未免於過也故元后為之治曆明時使
分至啓閉之不差春夏秋冬之有序為之經
畫井野使城廓郊原之有制道里封疆之各
定是裁成天地之道而不使之過也春生秋
殺日暵雨潤為天之宜高黍下稻淵魚數獸
為地之宜然既任其自然則其宜未免於不
及也故元后教民播種灌溉漁獵薪樵使之
順生養之氣以成其功隨土地之產以足其
用是皆輔相天地之宜而補其不及也

演義曰后君也財與裁同天文地理一而已
矣以其體之自然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用之
當然者而言則曰自然皆出於无心而又不
能自致於用是以有過不及之偏而民之生
乎其間者亦无以遂其生矣不有聖人孰能
財其所過而補其所不及哉

語類曰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
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田畧皆是蒙引曰

天地交而萬物通然後聖人有以致其用若
天地不交萬物不通雖聖人亦難乎其為功
矣。正達曰道者氣化自然之運宜者度理
當然之宜治曆而明時畫野而分井是裁成
其過春耕而夏耘高黍而下稻是輔相其宜
左右无工夫只是扶持培植之耳。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郭璞洞林 演義曰晉郭璞字景純河東人
襮業郭公得青囊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
術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 晉書

有郭璞傳 列傳四十二 演義所引出本書

隋書經籍志曰易洞林三卷 郭璞撰

唐書藝文志曰郭璞周易洞林解三卷

宋史藝文志曰郭璞洞林一卷

焦氏雜著志曰郭璞周易洞林三卷

楊時喬傳易考二曰晉郭璞作洞林後世占

卦者多用之其書至今盛行史傳稱其洞五

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灾轉禍通致無方雜

京房管輅不能過 是亦出本書

蒙引曰拔茅則其茹自以彙而起征行之吉者

仕進也。非指出行，若非仕進何物於陽剛。

通曰：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文言征者，謂君子之上行。卦以氣交，自上而下，又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下卦放此指否初六也。

演義曰：茹茅根也。彙，藝也。初與二陽相連而進，有如拔茅而其根以類起也。所謂事國則同心而共濟也。占者有此德，則可以遂其進而成輔養之功。正達曰：此文如唐虞盛時而高舉，獲契之徒，一時登用是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蒙引曰：伊州曰：與我屬，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若如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乎。此所謂志在外也。演義曰：三陽之志在於天下，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是以類進而得吉也。一涉於私，則是後世朋黨之說而已。正達曰：志，兼三陽言外，謂天下也。見其志非在於榮身肥家。

九二包荒，用馮何。

果斷剛決，今按：馮，何也。

蒙引曰：在下之中，兼位言不止一處。中行，者九

二之中行也 又曰包荒雖與馮何相對不遐
遺雖與朋亡相對共寔四事各有箇中行
非必合二者而言之乃為中行也云云今按
此說破雲峯說未知孰合本義之旨

演義曰馮何徒涉勇者之所為也尚猶配
也能是四者則剛柔各得其宜而又互相為
用我之所行可以合二之中道矣治泰之道
无以加此不言吉亨者不假言也

正義曰包荒不遐遺者柔德也馮何朋亡者剛
德也用剛于其所當剛用柔于其所當柔
不有合于九二之中行也 今按九剛二柔而
在下之中故兼此四者又按馮何字詩小雅
論語與此文見於經者三處

正義曰此文如文武受命侵之誇與遏密之師
者文王之中也不世述不忘遠者武王之中也

象曰包荒

演義曰言包荒則下三者在其中舉首尾以
該全文亦小象之一例也光者思慮明審而不
昧於久遠之圖所以察此中也大者規模宏遠
而不屑於近小之計所以體此中也

正達曰尚中行是以所行言光大是以心言光即
良知惟精是也大即良能惟一是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語類曰勿恤其字只作一句讀字只是信蓋不
恤後來信不信尔于食有福食如食曰德
之食亦壁賦吾与子之所共食之食

通曰自乾坤而後歷六坎陰阻備嘗然後循至
于泰而泰第三爻已有否漸焉六身難而失
之易創業難而敗之易致治難而亂之易
如此哉

蒙引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運也艱貞人

事也艱貞則无咎而有福人事可維持天

運也一說不陂以靜者无往不復以動者言非

也兩句只說一言而泰極否來之意天下之理

平者必傾往者必復陰陽之相勝禍亂之相因

如循環惟善處之者於此時如捧盤水如馭

六馬有戒懼之心而無怠忽之意故艱貞守正

而可以无咎也有福謂泰猶可保也

續義曰三居下極將過乎中天運改革之時

也故以夷險之勢言之

正達曰食訓享有福是能保泰也天運可回而太寧之福可享於不替矣又曰此文如商之武丁周之宣王當中微之運反成中興之功是也約言曰无平二句就天運否泰之會言危之之詞艱貞以下就人事以回天運言戒之之詞艱以心言一念不敢肆貞以事言一事不敢苟乃保泰之術言人而不言天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蒙引曰此天地不可指卦之乾坤天地際只是謂天地氣運之交際也謂泰往而否來也

演義曰无往不復古文作无平不陂姑從今文六四翻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蒙引曰翻兼三陰言不富不戒只言四不待富而自能以其類也亦不待戒約於衆而衆自相孚也不富以力言不戒以心言小畜九五之有孚孚如富以其鄰亦如此分演義曰翩翩群飛而下之貌陰邪得志勢必復合故与上二陰翻下復不待驅以孚力而類從志信也正達曰雖言小人之勢而所以危君子而使知戒也

此文如漢業既衰而諸王秉政唐綱不振而諸武擅權是也

象曰翩翩不富

演義曰上卦坤體本皆在下之物今反居上非分所安名雖為陰而失其實矣是以翩翩然下復以就安而不假於富厚之力也此與交義不同蓋以下復為宜而寓抑陰之意其旨深矣 正達曰按陳氏云本義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此意分明與爻辭相反亦抑陰之意爻辭下復主進用說此下復主退處說云蓋周公之言所以危君子而使預其防也夫子之言所以誘小人而使安其分也

演義曰三陰之心皆欲下復是以不戒而自孚也蓋以失實為非則必以居下為願矣此孔子之易與周公之易不同者或泥爻辭本義下復合爻之語而欲強同之失之遠矣 舉正曰翩翩不富皆反實也反誤作失字註曰坤爻皆樂下復九三註坤本下也足明下是坤位本實之處則義在翩翩然下反上歸本實之地乃非失其本實也詳文及註義可

見矣

今按洋正說非程朱所取姑備一說耳

六五帝乙歸妹

帝乙

殷紂父見史記殷本紀

高宗

見既濟九三

箕子

見明夷六五

蒙引曰不是以帝乙當六五以帝乙之妹當

六五也如此說則帝乙之妹為居尊三代前

無此說帝乙歸妹是居尊而能虛已下賢之

象也以社元吉就泰上說 通曰歸妹上交

下陰交陽之象三曰福五曰祉福祉自天皆

乾之象本義曰泰自歸妹卦來或曰歸妹二

体_下兌_上震 泰互体亦然歸妹人之終始

取其交也二言尚壯言歸取上下之交也

正達曰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則是人君虛心

以禮天下之賢折節以待天下之士有尊德

樂道之誠无侮慢自賢之失其象如帝女忘

其貴以下嫁于人喻其尊以順從乎夫也

又曰此爻如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

是也

象曰以社元吉

今按堯之二女歸降於虞亦是以尊下賢之意蒙引三代前無此者何哉

蒙引曰下賢正是行願處味李義虛已二字
可見下賢是其所願 演義曰林氏曰唐玄
宗初任張九齡及入李林甫之譖而恩意遂
疏宋真宗初任寇準及入丁謂之譖而貶斥
隨至皆由不中之故耳

上六 城復于隍

演義曰隍城下池塹也去吾之弊而積累以
成秦猶掘隍之土而積累以成城也及秦之
終將反為否則如城土傾圮而復反於隍矣
正逢曰占者於此不可輕舉妄動出師以征
伐之也但當自其親近屬邑告之以命令改
過自新以示不去可也若此者固皆正理然
傾圮之勢已成固回之力不易不亦各乎此
文如漢之桓靈不脩政令卒不能挽氣運之
衰者是已

象曰 城復于隍

蒙引曰命謂政令乃可以寄百里之命命字
也城隍城池曹南畫擬峴臺記云其城因大
丘其隍因大谿則隍池也非土也 語類曰
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

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多
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
不變之理子書返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
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
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
道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通曰城隍
邑皆坤土象九三將過半泰之中艱負猶可
无咎上六泰極而否不可用師以力爭僅可
告邑以自守雖負亦不免於吝矣蓋以隍柔
處泰之終故不能保泰而泰復為否以陽剛
處否之終故卒能傾否而否復為泰否泰反
覆天乎人也

正義曰初九三陽並進治泰之具也故聖人
致慶幸之意六四三陰下復害泰之漸也
故聖人致儆戒之意九二剛中之尚保泰之
臣也六五虛中之德保泰之君也三能治泰
於將否之時故終於致福上欲保泰于治否
之後故終於致羞 一約言曰文之復隍大半
歸之天運象全歸之人事可以得人定勝天
之象又曰隍池掘土為城土空處為隍

☰☷ 乾坤上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七月之卦也 見泰卦

自漸卦而來 詳見卦變圖

☱☵ 漸 三三 否 漸之九四往居漸之六四漸

之六四來居否之六三

由比 六三而誤也 此卦辭與比卦六三共有之

匪人三字

傳 指孔子彖傳不解匪人之義 蒙引曰

依經文解之而舉其疑於後

蒙引曰坤在下則地自為地而地之氣不上交乾

在上則天自為天而天之氣不下交天地不交而

二氣不通泰者人道之常否正與泰反非人道

也故曰否之匪人

彖曰否之匪人 則是天地不交

蒙引曰卦辭純以人事之占言故不兼天道

只言匪人又曰邦國之所以為邦國者以其

有上下也今上意不孚於下下情不達於上

上下不交則情義乖離不相維係雖有邦與

無邦同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程子曰國

而不治則不國矣語意相類

演義曰內陰外陽者殺氣用事而生氣退藏也內柔外剛者邪媚成質而嚴毅不能也內小人而外君子者小人在朝而君子在野也道消即不利之謂

正達曰自造化言之天地之氣不交而万物无化生之理也自人事言之君臣之情不合而天下无邦國之理也陰性柔順之惡在內而為主陽性剛健之善在外而為賓非內柔外剛乎无邦者无其道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

蒙引曰儉德者所謂韜光晦迹使人不知有是德也聲光外見則人皆物色之然則爵祿之來有不得辭矣爵祿之來者禍之來也何則小人道長決不利於君子故見幾而作人不可得而榮之以祿也演義曰儉德辟難何也呂氏曰知也然則孔子之栖者愚乎曰君子道其常聖人處其變未至聖人之地而欲為聖人之用鮮不及矣正達曰君子當知无道則隱之義處乱世而含其章避禍之道也約言曰此雖不

利君子之貞而君子之貞未嘗不在也正道其可
否乎哉

初六拔茅茹

蒙引曰人性皆善而无惡惟溺於惡則惡若及於
善則善矣唯在吾心一轉移之間身况初之惡
未形則易變也故戒以從正則吉而亨而為
君子之徒惟其一身之舍惡從善為可喜抑使
世道不遂入於否 演義曰使能變其妨賢
病國之心而為薦賢為國之舉則位可長保
而行无不通轉移之機雖微而始終之極頓異

正達曰小人乘時交集朝廷猶茅茹拔茹以彙而起拔
之類象小人類進之勢貞是發小人反正之心吉亨
許小人遷善之利醒人之情見矣此文如後唐張
兼業本宦官之小人始終愛君子而惡奸邪

象曰拔茅貞吉

蒙引曰小人敗家國志不在君只知有其身之富
貴而已故曰鄙夫可与事君也與否 演義曰
小人變為君子則亦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故
可得吉 正達曰志在君乃君子之本心小人變為君
子其志亦在君不害君子 約言曰上句重吉字

而貞字輕下句本貞字上來見所以吉
通曰泰初九得正否初不正故泰不曰貞而否曰
貞泰初可征否初不征故泰有征而否无征

六二包承

蒙引曰陰柔而中正小人之君子也其曰
小人吉者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
子故吉也其曰大人否亨者非以其為小人
所包承而亨也不為小人所包承而安守其
否乃亨也否者煥德辟難之意也 正達曰

斂

當否之時小人皆欲害乎君子彼独能于君
子而包而容之不肆其推陷之奸承而順之
不縱其傷害之毒乃小人中之君子也若大
人欲則當守其慎德之操而為避難之謀外
焉不惑其包承之情內焉不失其守己之貞
而適自亨也 又曰此文如蔡京本安石之
黨小人也及司馬入相去新法而京獨勇
於奉行故司馬克曰人人奉法如公何憂不
治是也破

象曰大人否亨

漢義曰不以包承之故而自混於小人之羣

故身雖否而道亨也。林氏曰：萃是之於董阜，是亂君也。蒙引曰：大人身既否矣，道何以能亨？蓋道不以窮達為存亡也。若不修安守，其否則將枉道以入於小人之黨，如嚴尤、荀爽之徒矣。又曰：包承者，外相容也。故在否，小人亦為吉。然內實不然也。故大人則否亨，六三包羞。

蒙引曰：居陽則非其地，不中正又短於才，小人志於傷善而未終者也。滄義曰：包羞者，包藏傷善之心也。雖有是心，亦不能發於外矣。故為包羞之象。若終隱而不發，亦可免於凶咎。正達曰：曰貞，覓其友正之念也。曰承，言其良心之未泯沒也。曰羞，察小人羞惡之真心愧悔之也。聖人處小人，迂善改過之機，亦至矣。又曰：此文如錢鳳說，滄嶠於王敦而敦不所鳳，即不終害嶠是也。象曰：包羞。

正達曰：以陰居陽，則好處之位不當，此所以未修傷善而徒包羞也。滄義曰：既失其勢，又短於才，是以志於傷善而未終也。約言

曰位以才言不當短于才也。聖人幸君子之
有此也。作推原看。文言其心。象言其才。

蒙引曰：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
其為非而有所不安者。此之謂包羞。

九四有命

蒙引曰：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是解有
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解无咎。蓋純
如是則足以柔天之休命，而吾可遂泰矣。豈
惟九四之福，時類皆獲其福也。蓋有命无咎
者，九四之泰時，離祉者衆，陽皆泰也。語類

曰：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
須得一箇幸會方得轉禍為福。漢義曰：有

命以時言，无咎以人言。時與儔同類也。離麗
也。附麗於四以受福也。蒙引曰：泰之六四

辭意若姤否之九四辭意如復，蓋在卦為復
在爻則為否之四也。在卦為姤，在爻則為泰

之四也。否有天根，泰有月窟，其謂之相類又
可見。聖人繫辭之不苟。正運曰：有命者天

有是時也。无咎者人有是事也。時動而事起，
天運而人從，則豈但一身之福已哉。但見合

志以相孚者皆得以伸其志同道以相益者皆得以行其道謂非時離之社乎又曰此交如唐除武三思之黨否過中之時也開元之初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後同時登庸是也蒙引曰石極其剗此理亦有能識之者所以往：錯了機會雖司馬溫公亦未盡此理所以亟反新法真至顧役之類亦皆罷之是以一轉而為紹聖之禍

諸類曰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手

象曰有命无咎

演義曰天人相濟而志无不行矣時類之福不言可知 正達曰行道濟世君子素志也九四絃轉否為泰則道行時濟而志遂矣九五休否大人吉

繫辭傳所云 下繫繫辭五章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朱子曰此釋否九五爻義。

演義曰休息也其者危其將然之辭繫結縛
也苞叢生也叢生之桑其根深固故以此為
堅固之象。正達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
位則德位兼隆可以闡乾坤于再造才勢俱
備可以開世運於維新撥亂反正休時之否
也。又曰此文如商之武丁周之宣王皆因
世運之衰而復中興之治也。蒙引曰泰義

曰無道之君自謂其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
懼其亡故不亡其亡其亡衛風伯兮之三章
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曰其者冀其將然
之詞愚謂此其字亦當以此義看有危其將
然之意又曰其亡其亡則不至於亡而繫於
苞桑矣可以夬履貞厲泰看

象曰大人之吉

演義曰位猶居也正以德言當以位言九五
有德有位故為大人而有休否之吉也

上九傾否

蒙引曰非否極有復泰之勢則雖陽剛亦未必能傾否觀屯之九五泰之九三與否之九四則可見矣故雖無天道人事說天道所以開人事人事所以輔天道固是時運可傾亦以陽剛能傾故否曰否傾而曰傾否至象傳則主時運言故曰否終則傾也演義曰上否極有復泰之會九陽剛有濟否之才故終傾其否而尽乎之否若休之猶有漸也前此未傾故先否其後既傾則有喜矣

正達曰此文如漢先武當王莽之亂起兵春

陵隨平天下有傾否之才者也

象曰否終則傾

演義曰否至於極其勢必傾豈有長否之理乎約言曰如傾水之傾得水尽傾于地也爻辭無人事而言象辭專以時運而言否非人道之常聖人不歛世之有否也故於其終下何可長也一句俱有深意正達曰合而觀之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故每為之致其戒焉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故每為之致其幸焉然則當否之時雖不利於君子之道而

聖人所以為君子謀者至矣

今按泰否相反如乾坤以成卦言之則淑慝
之分而君子小人之別也就爻上言之則乾有
元龍之悔而坤有承貞之用猶泰未終有
城復于隍而否有傾否也泰初九陽在下
與乾潛龍似否初九陰惡未顯與坤履
霜可併按乎蓋其天運循環人事夷
險吉凶消長不拘于一樣然皆無不有扶

陽抑陰之意者

陽抑陰之意者

泰初九陽在下

內

書

